

## 壹、緒論

芬蘭為世界教育之模範生，其各階段教育發展舉世聞名，而優秀的教師素質為其教育成就之亮點 (Malaty, 2006)。目前已有不少文章針對基礎教育之師資培育進行探究，以呈現中、小學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規劃、教師評鑑與改革等內涵 (李詠絮, 2011; 廖容辰, 2011)。然而，同為培育芬蘭高素質教師的幼兒教育 (以下稱幼教) 師資培育階段則較少被探究，其職場脈絡與培育內涵可能與基礎教育有所差異。

此外，目前相關研究之探究面向較多以巨觀的角度，針對教育政策、課程學分或社會脈絡進行分析 (Hannu, 2005; Moon, Vlasceanu, & Barrows, 2003; Sahlberg, 2010)；鮮少以微觀的方式，由師資培育者的角度瞭解執行師資培育時，引導課程與教學規劃的背後思維，以連結目前由政策、制度、改革等巨觀的研究所得。且課程規劃原則與教師之教學思維，正是在國內師資培育脈絡與芬蘭不盡相同的情形之下，仍能提供師資培育者進行教學時之重要參考。故本研究之目的為探究芬蘭幼教師資培育<sup>1</sup>之內涵，首先由該國一般與幼教師資發展脈絡瞭解背景因素，其次聚焦於幼教師資培育之課程組織與教學規劃原則，最後呈現教師的教學期待。期盼藉本研究由巨觀至微觀的探究歷程，提供國內、外進行學前或其他階段師資培育時之參考。

---

<sup>1</sup> 芬蘭幼兒園中的教學人員有幼兒園教師 (kindergarten teacher)、保育護士 (practical nurses)、特殊幼兒教師 (special kindergarten teacher) 等 (Grierson, 2000)。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限於針對幼兒園教師的培育，其專業人員資格與訓練內容請參照劉豫鳳 (2013)。

## 貳、文獻探討

### 一、芬蘭師資培育發展背景

芬蘭於1970年及1995年開始，先後將基礎教育及幼兒園教師的師資培育機構提升為大學層級，由境內8所大學負起培育芬蘭基礎教育教師之責任（Finland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[FNBE], 2009）。對於基礎教育師資的標準，最基本的是學歷部分要求為碩士學位，但具有高學歷標準的碩士學位僅為芬蘭高素質師資水準的指標之一，其素質的養成同時也與芬蘭境內教師及師資培育文化脈絡相關，以下分別論述之。

首先，芬蘭境內對教師的尊崇文化，造就教師高度專業自尊的特質。教師為芬蘭社會中最受尊崇的職業之一（Cable News Network, 2011; Sahlberg, 2010），社會大眾對於教師在專業知識及能力上有高度的期待（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, 2008）。教師一直以來肩負著啓迪學生的使命，除了使學生的學習產生高度興趣外，也致力於協助學生能獲得個別化的教學內涵（Malaty, 2006）。此外，由於教師具有高度的教學自由，對於教學保持著自由且負責（free and responsible）的態度（Malaty, 2006: 60）。教師僅需依照國家課程綱領之方向進行，在融入己身專業且符合學生需求的情形之下，進行教學規劃。故在此文化脈絡中，社會與教師皆對此職業之專業具有高度期待，教師也熱衷於在此環境中展現自我專業。

其次，由於教師為受尊崇的職業，所以許多年輕人期望進入師資培育機構接受訓練，其中又以小學的班級教師（class teacher）為最。進入大學接受教育在芬蘭為年輕人所高度期盼，所以大部分年輕人在接受完中等教育之後，會嘗試繼續進入大學接受教育。目前芬蘭大學課程皆採申請制，申請各階段師資培育部門課程的通過率則僅為一成左右，根據芬蘭教育與文化部（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, 2015）的資料庫統計，1990～2009年平均申請進入師資培育之教育科系之通過率為13%，低於大